

小說戲曲研究 第四集

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中國語文學系主編



小說戲曲研究

第四集

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中國語文學系主編

小說戲曲研究 第四集

A 81026-04
82.02.1343

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二月初版

定價：新臺幣 350 元
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Printed in R.O.C.

編者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
會學院中國語文學系
發行人 劉 國 瑞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555 號
電 話：7627429・3620137
郵撥電話：6 4 1 8 6 6 2
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-3號
印刷者 中寶印刷廠有限公司
裝訂者 世和印製有限公司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

ISBN 957-08-0865-9 (平裝)

發刊詞

陳萬益

古典小說和戲曲的研究，由於王國維和魯迅等人的努力，突破傳統的局限，蔚成大國，而為舉世學者所關注。如今，中國大陸、日本和歐美等地區，都有不少的學者和期刊，不斷地發表極具創見和開展性的論著，令人有日新月異、目不暇給之感。我們在此時此地創辦「小說戲曲研究」專刊，就是希望結合同道，交換訊息，並且，提交成果，作出貢獻。

除此之外，我們最大的期望是會通小說和戲曲的研究成果，相輔相成，力求提昇和突破。

從藝術形式來看：小說是案頭文章，戲曲則為舞臺表演藝術；從文學觀點來看：小說和戲曲是兩種文類，各有不同的創作要求和表達技巧。但是，邇來學者則深深體悟到：小說和戲曲——相對於詩文之為士大夫文學——是民間文學的兩棵大樹，雖然分立，卻盤根錯結；成長過程也是

互相扶持的。古典小說和戲曲，不僅從作家、出版家到讀者羣都有重疊交集的現象，即使作品的題材，人物的塑造以及主旨的呈現等，也都彼此息息相關。因此，小說和戲曲的研究，雖然各有畛域，卻不能劃分壁壘；同臺共演，互相觀摩，也許更能豁然貫通，解決待解的懸案。

基於以上的認識，清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在海內外許多同道的催促和支持下，和素負聲譽的聯經出版公司合作，創辦了這份「小說戲曲研究」專刊。

我們邀請了許多海內外小說戲曲研究卓有成就的學者作我們的顧問，我們組成了一個跨校際的編輯委員會，我們建立了一個認真而嚴肅的審稿制度，同時，每個月定期舉辦小型學術研討會，期望在充分而熱烈的討論中，使「小說戲曲研究」成為完全開放的園地，以助成國內學術水準的不斷提昇。

願所有小說和戲曲的同好，都一起來關注、培植這塊園地，謹此囑望。

小說戲曲研究 第四集／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中國語文學系主編．--初版．--臺北市：聯經，民82
面；公分
ISBN 957-08-0865-9 (平裝)

- I. 中國小說-歷史與批評
- II. 中國戲曲-歷史與批評

827.8

82000258

目次

發刊詞	(一)
雛的起源：猿猴圖騰和太陽祭典	蕭兵 一
元代愛情悲劇主題分析	馮瑞龍 七
談《思凡·下山》	葉開沅 一七
論《京本忠義傳》的時代、性質和地位——《水滸傳》版本探索之一	劉世德 二三
隋唐系列小說版本及兩世姻緣說	張火慶 一七三
鄧志謨道教小說的謫仙結構——兼論中國傳統小說的神話結構	李豐楙 二〇二
明清長篇諷刺小說的特點	吳淳邦 三七

馮夢龍與《金瓶梅》的成書·····	胡小偉 二五三
《今古奇聞新編》和《娛目醒心編》的關係研究·····	王三慶 二九五
人情慘刻——明清小說中搶奪絕產的故事·····	胡萬川 三一
《官場現形記》的結構藝術·····	歐陽健 三三

儺的起源：猿猴圖騰和太陽祭典

蕭兵

「儺」是中國古代一種「驅鬼馱疫」的積極巫術儀式，包含著樂舞唱誦場面，跟古代希臘的酒神祭典、山林神狂歡節一樣是戲劇的濫觴。儺儀的馱逐對象「方良」（罔兩）是一種鬼，而「鬼」是「傀儡」的合音，所以儺舞密切相關於傀儡戲（有人認為中國戲劇源於傀儡）。其實「方相」和「方良」本質上都是「鬼」，而「鬼」（夔、夔）的原型是猩狒猿猴，也就是「禺」；「禺」又生發為「偶」（俑），為木偶戲（傀儡）。所以，「代面」的方相馱儺和偶俑之戲，其民俗背景都是猿猴圖騰崇拜和圖騰扮演儀式。大儺儀式最初應是猿猴圖騰樂舞，尤其是有關太陽祭祀和水旱祈禳的典禮。茲事牽涉甚廣，這裏只能就上述諸項做背景性的簡略介紹與檢討。

《周禮·夏官司馬·方相氏》說方相氏——

掌蒙熊皮，黃金四目，玄衣朱裳，執戈揚盾，帥百隸而時難（儻），以索室毆疫。大喪，先匱（柩）。及墓，入壙，以戈擊四隅，毆方良。（《十三經注疏》既元刻本，中華書局，上冊，頁八五一）

《周禮》雖然經過戰國秦漢儒生的整飾與添補，但也保存著許多古老的內容。經過各種來源材料的驗證，「方相氏」這一條大體可靠。本文擬討論能夠揭示「猿猴圖騰和太陽祭典」的若干項目，希望可以揭開有關雛儀起源的某些神秘。

方相氏「黃金四目」的象徵意義

方相氏的「蒙熊皮」（《續漢書·禮儀志》注引《漢舊儀》述《周禮》義作「蒙虎皮」），曾引起它是否扮飾圖騰熊以至它是否與「薩滿文化圈」的熊崇拜有關的爭論；它的「黃金四目」的形制及其象徵意義則更加繁複難辨。根據出土文物推測，它顯然指一種面具或「頭套」，但是商周的遺物卻見不到「四目」而只有常人一般的「雙目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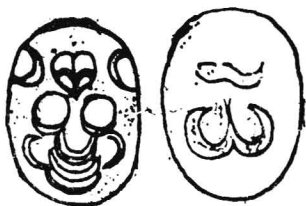
《鄴中片羽》載有殷商「玉方相」（插圖一）^①，其狀至為寧猛怪誕，應是其它材料製作的「面

^① 見黃濬，《鄴中片羽》（尊古齋，一九三五），初集下冊，頁三一。

具」的禮儀化，因為玉面具是不便戴用，而只能用以祭祀祈禳厭勝或欣賞的。它只有雙眼而非四目，而且是傳世器物，缺乏地層學和考古學的證明，甚至是否便是方面具也有待證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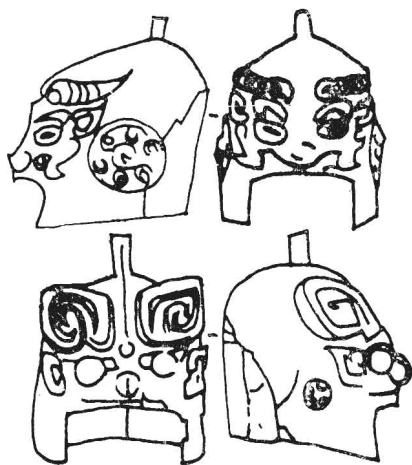
安陽侯家莊一〇〇四號大墓曾出土一四〇副以上的殷代青銅胄（頭盔）^②。值得注意的是它的獸面圖案（插圖二）。周緯描述一項傳世殷代銅盔云（插圖三）：

此盔作饕餮文，為虎頭形，並不高大，而恰合今人之首，想當時盔上尚有飾品如羽翎之類。然即此以冠之，已覺光輝奪目，威武逼人，虎虎有生氣。豈周代虎賁之士，即由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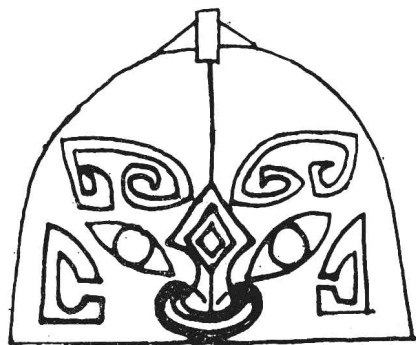


插圖一 所謂「玉方相」
（示意圖）

② 參見《殷墟發掘展覽目錄》，《梁思永考古學論文集》（科學出版社，一九五九）；梁思永原著、高去尋輯補，《侯家莊（安陽侯家莊殷代墓地）》第五本《一〇〇四號大墓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一九七〇）。



插圖二 殷商青銅胄



插圖三 殷商青銅胄花紋圖案

楊泓描寫其紋飾道：
戴殷虎盔而得名歟③？

不少的銅胄正面鑄出獸面紋飾，在額頭中線處是扁圓形的獸鼻，巨大的獸目和眉毛在鼻上向左右伸展，與雙耳相接，有的還加有兩支上翹的尖角。圓鼻的下緣就是胄的前沿，

③ 周緯，《中國兵器史稿》（三聯書店，一九五七），頁一七〇。

在相當於獸嘴的地方，則露出了戰士的面孔，顯得很威武。也有的胄上不飾獸面，只簡單地鑄出兩隻大眼睛。更有的連眼睛也沒有，而是突出兩朵大圓葵紋^④。

郭寶鈞介紹其形制說：「其制和今天劇裝的將軍盔差不多，頂有可插羽的細管，前有虎頭浮紋，後有護項，兩旁有圓形珥，下延爲護腮。」^⑤甚爲簡明。《中國軍事史·兵器卷》列爲「防衛武器·衛體裝備」，稱其製作技術已達到「非常精緻的程度」^⑥。郭氏指出：「在刀矛矢石時代，這樣的銅盔確有禦傷害的作用。只是戴著過重，人或不能久支，到周代未見再有銅盔的出土，大概已改成革製的了。」^⑦

這種銅盔雖然並不是方相的面具，但是它卻對推測後者的形制、功能提供著旁證。後世出土的方相面具，以及殷虛甲骨刻辭所見類方相氏的「戴魃人」的「頭套」都跟殷代銅盔有一脈相通之處（參後）。然而它們也都只有二目。

所謂「四目」雖然沒有發現於實物，「狂夫四人」倒很近理。一九三二—三三年，郭寶鈞、劉耀（尹達）諸先生在河南濬縣辛村發掘西周末、東周初衛國貴族墓葬數十座，「出土完整方相

④ 楊泓，〈中國古代的甲冑〉，《中國古兵器論叢》（文物出版社，一九八〇），頁八。

⑤ 郭寶鈞，〈中國青銅器時代〉（三聯書店，一九六三），頁一二九。

⑥ 韋鎮福，〈中國軍事史〉第一卷《兵器》（解放軍出版社，一九八三），頁四六。

⑦ 郭寶鈞，〈中國青銅器時代〉，頁一二九。

十四面，戈數十柄，戈之鋒、內兩端，或折飛於東西兩階，毆擊之狂暴可想」^⑧。

河南古蹟研究會解說「方相」云：

西周時代之假面具也。亦名顛頭。每四面為一組，出土墓之四隅或墓道，為毆墓及鎮墓之用^⑨。

此與《周禮》所謂「以戈擊四隅」完全相合。而四面一組，置於四隅，當時毆墓之方相氏應有四人，或以四「狂夫」為隊長。狂夫者，「蓋俱頭之用在索室毆疫，與鬼物爭勝，其面貌須極醜惡，令人見之者走，其行動須極狂暴，令鬼物畏而遠之，故飾方相者曰狂夫」^⑩。

所謂「狂夫」是否僅指動作表情激烈，抑或像薩滿那樣舞蹈至迷幻狀態，待考。這種「顛頭」與文獻記載大體相符，但「四目」之說疑莫能明。

《淮南子·精神訓》「顛丑」，漢高誘注：「顛，頭也。方相氏黃金四目，衣赭，稀世之顛，貌非生人也，但具象耳目。」《荀子·非相篇》「蒙俱」，楊注引韓侍郎云：「四目為方

⑧ 郭寶鈞，〈濬縣辛村古殘墓之清理〉，《田野考古報告》，第一期，頁一一七。一九六四年正式報告
《濬縣辛村》（科學出版社）無一字及此。

⑨ 河南古蹟研究會，〈成立三周年工作概況及第二次展覽品說明〉，《田野考古報告》，第一期，頁一〇一—一一。

⑩ 同上。

相，兩目爲俱。」似均據《周官》爲說而別無所依。孫詒讓《周禮正義》說：「云『黃金四目』者，鑄黃金爲目者四，綴之面間，若後世假面具也。」（卷五九）亦據經文推測而不必確鑿。

漢應劭《風俗通義》這樣解釋「魃頭」：

俗說：亡人魂氣飛揚，故作魃頭以存之，言頭體魃然盛大也。或謂魃頭爲「魃塢」，殊方語也。（《北堂書抄》卷九二、《太平御覽》卷五五二引）

前說用的「音訓」，失之望文生義。後說多少觸到它鎮墓辟邪的功能。正如孫楷第《傀儡戲考源》所說：「觸塢蓋以戈擊塢四隅之義也。」王利器案：「魃卽《荀子·非相篇》之俱，楊倞注：『俱，方相也。』又引韓侍郎（愈）曰：『四目爲方相，兩目爲俱。』^①而所謂「觸塢」爲「殊方語」，或係外來語詞之音義兩譯，或以梵語等比附，其來源尙不清楚。

唐段成式《酉陽雜俎》說：

世人死者有作伎樂，名曰「樂喪」。魃頭，所以存亡者之魂氣也。一名「蘇衣被」，蘇蘇如也。一曰狂阻，一曰觸塢。四目曰方相，兩目曰傲^②。

這裏最重要的意思是，方相面具或頭套能夠寄寓、保存死者的「魂氣」。然而四目、二目卻

① 王利器，《風俗通義校注》（中華書局，一九八一），下冊，頁五七四。

② 《唐》段成式，《酉陽雜俎》，方南生點校（中華書局，一九八一），頁一二三。

僅依《周禮》發揮。

清人曾釗《周禮注疏小箋》曾把「黃金四目」做了現實化、理性的解釋：「曰『四目』者，謂掌熊皮黃金以相視四方，所謂『方伯』也。」這有點像《呂氏春秋》對「黃帝四面」的曲解。曾氏還把它推擴到對舜「重瞳」（四個瞳仁）的理解，以為亦如黃帝、方相之統攝四方；「若以為面具，則舜四目者，其不可解說矣」。前舉周墓方相面具說明書亦謂：「頗疑四目之訓當為『四面』。古文中如首、頁、夏等象面之字皆與目形近。」（頁一一）

李千忱之解釋很有趣，也跟「黃帝四面」有關係：「方相，頭是四方的，所以叫『方相』，一方安一眼，共有四眼。」^⑬這就更像供奉太陽神的「方明」（另詳），可惜沒有證據。美國漢學家卜德則說，收藏於巴黎 Cernushi 博物館的一個漢代泥象前後各有一面，就像《山海經》「前後有首」的屏篷和古羅馬門神；前後各二目，則有「四目」，是為方相造象^⑭。

上述種種把「四目」解釋為「四面」（或兩面各有四目，或四面各有一目）的說法根據是不足的，卻提供著無窮的啓發。

⑬ 李千忱，《破除迷信全書》（卷十）（美以美全國書報部，一九二九）；轉引自宗力、劉羣，《中國民間諸神》（河北：人民出版社，一九八七），頁四八五。

⑭ See Derk Bodde, *Festival in Classical China* (《古代中國節慶》) (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, 1975), pp. 79-80.

楊景鶴不認為方相氏必具「四目」，但他注意到「四目」、「重瞳」之類具有辟邪功能。他推測道：

毆鬼逐疫的方相，正需要一雙凶狠不凡的眼睛，以達成他所負的任務；於是有各種形容其目的說法，或形容其大，或形容其凸，或形容其豎，或形目其尖利，自然也有形容其為重瞳子的。以後由於傳說演變慣有的誇大現象，使重瞳子變成了四目的記載，目的也只在表示它的凶狠與不凡，與「大」「凸」「豎」的意義完全一樣。這或許就是一切方相的造像與畫像都是兩目，而記載卻有四目的緣故了^⑮。

這當然是解決文獻和實物牴牾的一種託辭，並不徹底解決問題。「四目」是明明白白地寫著的，而且有民俗學上的依據和意義。

所以，胡萬川堅持，「所謂『方相四目』都是與『魑頭二目』對照而言，明白的是指眼睛的數目而說。」^⑯偶而也有混稱者，但是後代朝廷禮制卻嚴格區分服用之品位，「可能是因為方相『四目』，形制較為複雜，所以位尊者用之，而魑頭則惟二目，較為簡單，所以為位卑者所用」^⑰。其實在初民心理，偏愛追求「量的繁多」或「形式的崇高」，神聖的東西如眼目總是多

^⑮ 楊景鶴，〈方相氏與大儺〉，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第三一本（一九六〇），頁一三八。

^⑯ 胡萬川，《鍾馗神話與小說之研究》（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一九八〇），頁一〇四。

^⑰ 同上。